

王兴国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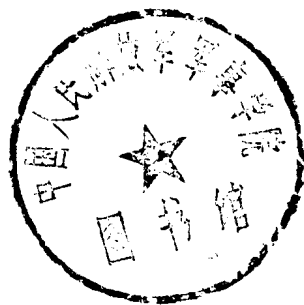
楊昌濟文集





楊昌濟文集

王 兴 国 编



杨昌济文集

王兴国 编

责任编辑：江 灏

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沙县印刷厂印刷

1983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290,000 印张：12.5 印数：1—4,500

统一书号：7284·262 定价：1.70元

67438/18

前 言

收入本集的，是杨昌济于1891年至1919年写的论文、讲义、日记摘抄及个别书信。日记部分，凡已收入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之《达化斋日记》者，这次均未收；译文、译著亦未录。

杨昌济（1871—1920）字华生，又名怀中，湖南长沙人。他出身于一个农村的读书人家，从小熟读儒家经典和宋明理学著作。十九岁考上秀才后，又参加过几次乡试，想考个举人，但未成功。一八九四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激发了杨昌济的爱国热情，戊戌变法开始以后，他积极参加了谭嗣同等人在湖南组织的维新活动，并撰文发表自己的变法主张。变法失败后，杨昌济于一九〇三年去日本留学。在日六年多的时间里，他先后在弘文学院、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主攻教育学。一九〇九年，他又考入英国泡北淀大学，主攻哲学和伦理学，于一九一二年毕业，获文学士学位。在德国进行短期考察后，于一九一三年春返国。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八年，他先后在湖南省立高等师范学校、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湖南商业专门学校等校任教。一九一八年夏，应蔡元培之邀，赴北京大学任伦理学教授，直到逝世。

杨昌济熟知中外哲学史、伦理学史和教育学史，在哲学、伦理学和教育学的理论上都有较深的造诣，本集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他在这些方面的研究成果。

杨昌济十分重视教育的社会作用，认为“教育虽非万能”，但“有大势力”^①。他主张普及教育，认为教育“不当徒为身家殷实之子弟图远大前程，尤当为家道维艰者之子弟图谋生之良计”^②，因而积极提倡办夜校，广泛吸收没文化的工农入学。他主张德、智、体并重，反对只重智育或只重德育的偏向，尤强调“教育不可不置重于体育”^③，反对学生“钟点太多，负担过重”^④。在教学方法上，他赞成启发式，不废注入式。他对教师的选择和培养、课程的设置和安排、学校管理等方面，也提出过不少合理的见解。

在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的新文化运动中，杨昌济批判传统的封建伦理思想，特别是反对三纲五常和禁欲主义。他认为“中国三纲之说，严责卑幼而薄责尊长，实酿暴虐残忍之风”^⑤；至于禁欲主义，“乃极反于人性之自然者也”^⑥。杨昌济在道德实践上，最重视“立志”。他认为道德教育的目的，在于养成学生崇高的理想和远大的抱负，使之做一个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他反对虚伪、欺诈，提倡诚实；反对懒惰，提倡勤劳；反对无谓的应酬和铺张浪费，提倡惜时和节约；反对打牌赌博，提倡高尚的娱乐；反对随地吐痰等恶习，注重文明礼貌。这些，他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而且鼓励他的亲属和学生努力实践。

杨昌济十分重视哲学研究，认为哲学的根本任务，就是探讨宇宙的大本大源。他受王船山的唯物主义知行统一学说的影响较深，既反对重行不重知的经验主义倾向，也反对重知不重行的唯

①③④ 《教育学讲义》。

② 《记英国之教育情形》。

⑤ 《论语类钞》。

⑥ 《各种伦理主义之略述及概评》。

理主义倾向。他曾用“真理在两极端之间”^①，说明执着一端的片面性。在对待中国古代文化遗产和学习西方的态度上，他既反对抱残守阙的国粹主义，也反对全盘欧化的民族虚无主义。他说：“夫科学为白人所发明，彼既著我先鞭，吾辈自不得不师其长技。”但是，“吾人求学海外，欲归国而致之于用，不可不就吾国之情形，深加研究，何者当因，何者当革，何者宜取，何者宜舍，了然于心，确有把握，而后可以适合本国之情形，而善应宇宙之大势。”^②

杨昌济一生“以直接感化青年为己任，意在多布种子，俟其发生”^③，他为培养一代新人倾注了满腔热情和心血。由于他思想进步，道德高尚，学识渊博，所以在每一个学校讲课都受到学生们的热烈欢迎。许多学生不仅在课堂上专心听讲，课余还成群结队前往他的寓所求教。他在长沙时，毛泽东、蔡和森、萧子昇、陈章甫、罗学瓚、张昆弟等，更是他家的常客。杨昌济是诲人不倦的。他不但热情地向这群青年传播新知识，还和他们一道严肃地讨论当前的时事政治，鼓励他们努力向上，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在杨昌济的诱导下，这群青年奋发努力，经常围绕“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等问题进行着热烈的讨论。这种讨论的结果，便导致了我国五四时期最早的进步社团新民学会的成立。《新民学会会务报告》在谈到学会缘起时，曾着重指出一个重要原因，“则诸人大都系杨怀中先生的学生，与闻杨怀中先生的绪论，作成一种奋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观，新民学会乃从此产生了。”新民学会成立时的二十一个“基本会员”，有二十个是杨昌济的

① 《教育学讲义》。

② 《劝学篇》。

③ 《致教育总长范源濂书》。

学生，学会确定的“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的宗旨及有关纪律，与杨昌济的一贯主张也是吻合的。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杨昌济是早期新民学会的精神导师。杨昌济尤其希望于毛泽东、蔡和森。他临终前不久，还特地写信给他的老朋友，恳切地劝他重视毛、蔡：“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①杨昌济一生以教育事业为己任，曾写下“强避桃源作太古，欲栽大木柱长天”的诗句以明志。他生前和身后的事实表明，“欲栽大木”的这个志愿是实现了的。

本集编排，均按写作或发表年月顺序，篇目一般均有题解，用*号标出。对文中涉及的某些人物、事件、概念或学说作了一些简注，置于页末。原文有误排或欠通处，作了校正，并在脚注中说明。为了疏通文意，有时补入个别文字，均用方括号标明；个别文章有两个版本，则以一个为底本，参照他本校勘，有出入处在正文中亦用方括号补入，并在注中说明。杨氏原文中所用圆括号一仍其旧。“附录”中收入若干有关杨昌济的传记资料，供读者研究时参考。

在本集编辑过程中，曾得到已故的原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杨开智同志、北京师范学院黎泽渝同志、红旗杂志社阎长贵同志、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刘晴波、刘泱泱、田伏隆等同志以及北京大学图书馆、湖南省图书馆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由于编者见闻不广，学识谫陋，编辑工作疏漏、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王兴国

一九八三年四月

① 章士钊：《杨怀中别传》。

目 录

达化斋日记（选抄）	(1)
论湖南遵旨设立商务局宜先振兴农工之学	(16)
达化斋日记	(21)
蹈海烈士杨君守仁事略	(29)
记英国教育之情形	(32)
教育与政治	(43)
教育上应注意之点	(47)
余归国后对于教育之所感	(52)
论语类钞	(67)
教育学讲义	(100)
劝学篇	(198)
余改良社会之意见	(205)
静观室札记	(211)
治生篇	(229)
各种伦理主义之略述及概评	(247)
哲学上各种理论之略述	(274)
致教育总长范源濂书	(344)
论湖南创设省立大学之必要	(346)
西洋伦理学史之摘录	(356)

告学生·····	(363)
----------	-------

附 录

杨怀中教授逝世讣告·····	杨开智 杨开慧 (371)
蔡元培、范源濂等启事·····	(372)
蔡元培、胡适、马寅初、陶履恭启事·····	(374)
本校故教授杨怀中先生事迹·····	李肖聃 (375)
杨怀中先生遗事·····	李肖聃 (377)
杨怀中先生·····	舒新城 (381)
杨昌济先生传·····	曹典球 (383)
杨怀中别传·····	章士钊 (388)

达化斋日记（选抄）^{*}

侈口议论，大言欺人，乃一大可耻事，徒令旁观者生嫉，有识者暗笑耳。

人摆脱俗缘不尽，安能入道？读《庄子》“绝云气，负青天”数句可悟。

凡大纲节目处，当巍然自立。若小节无关紧要者，但须从众，立异则招嫉。阅历方知。

早起则神清气爽，为人生第一要事。但睡醒之后，即振衣奋起，无稍濡滞，行之久久，自能有恒。

逐日将闲务、闲言、闲念减除令尽，专心闭门摄养，静坐读书，如古井无波，如枯僧入定，如真仙炼丹，久则有成。

□^①循观云：“为学须去切己大病痛，当判三年之功去之。”予当极力去一躁字。

-
- 这部分《达化斋日记（选抄）》，是从黎锦熙藏书中发现的一个手抄本。日记所记的时间是一八九一年至一八九五年。黎锦熙一九五二年十月二十日在这个抄件的标题下加有一段按语：“这是杨怀中（昌济）先生的日记。一九一四年讲学长沙，宏文社属书记抄的。”

① 此字原复印件不清楚。

谢显道^①云：“去矜字难，内省不免此，须力去之。”

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此心扰扰，曾不自主，如何能读书？非锁门断绝还往，静坐调息，宁神定气，绵绵延延，无稍间断，期以不见一人，不发一言，不动一念。如此十日，看意思如何，却再理会。

胸中不可不养段奇气，若常常闭目凝想，鹏风翱翔，神龙天矫，胸次若云梦泽，手把芙蓉朝玉京，诸如此等奇景，宛然在目，神与之游，则气概自是不同。

人有凤凰翔于千仞之意，自不为俗念所动。故虑以下人，亦须高自期许。

方侍郎^②云：“以士君子为祈响，而幽独中时不能自洒濯，故为鬼神所不宥。”诵斯言也，惶悚无已。

君子当积诚立行，以回易世俗之耳目，而转移其风气，不当随俗苟且，临深为高，而自愈其学行。

朱子^③云：“人须有廉隅墙壁，方可担负得大事，如子路世间病痛都没了。夫牵于俗尚而汨没其性灵者，信道不笃，进道不勇，遂终无以至乎圣贤之域，而流为小人之归，亦可悲矣。人告之以有过则喜，闻斯行之。有闻未之能行，惟恐有闻，勇何如耶？”吾辈所当效法。

① 谢显道，即谢良佐（1050—1103），字显道，河南上蔡人，人称上蔡先生。北宋学者，与游酢、杨时、吕大临并称程（颢、颐）门四大弟子。尝答程颐问其所进，说“但得去一矜字尔。”

② 方侍郎，即方苞（1668—1749），字灵皋，号望溪。清代学者，进士，官至礼部侍郎。

③ 朱子，指朱熹（1130—1200），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别称紫阳。南宋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侨寓建阳（今属福建）。曾任秘阁修撰等职。

待人处事，一当出以至诚，然后得圣贤之正，而行之邦家无怨。彼以权术自矜者，自以为可以愚人，人早以（已）窥其隐矣，况以诈应诈，而权术且日出而不穷也，岂可恃以为能耶？

志学之初，当确然守礼，处处裁制，斩尽葛藤。要须朋从来往间肃然敬畏，凜然有非礼不可干之意。宁迂阔，毋圆融；宁拙重，毋轻巧；宁简默，毋矜张。矫枉者必过其正，非高不可攀，壁立万仞，城市习染日深，不可为力矣。

董子^①读书三年，目不窥园。金仁山^②以带系足于椅，足行而带绊之，乃转复坐。许白云^③亦于门闾上加横木，每行至门，为木所格，复转静坐。先哲之禁足如此，余亦欲锁门不出，庶凡躁念渐除。

人心之动，因言以宣，但能守默，主静工夫得其大半。巧语悦人，自扰其身，闲言送日，亦搅汝神，所宜切戒。

昔贤有言，吾曹须爱养精力，精力稍不足则不倦^④，所临事皆勉强而无诚意。接宾客语言尚可见，况临大事乎？养生有四要：一曰慈。处处存惻隐之心，满腔子都是生意；天地不可一日无和气，人生不可一日无喜神。二曰俭。视听言动，饮食衣服，思虑诵读，一切皆从俭约，使精神之用常有余地。惩忿窒欲，皆俭之事也。三曰乐。世俗烦恼之事，件件看破，都没要紧，此心

① 董子，指董仲舒（前179—前104），西汉哲学家。广川（今河北枣强东）人。专治《春秋公羊传》。曾任博士、江都相和胶西王相。

② 金仁山，即金履祥（1232—1302），字吉父，婺之兰溪（今属浙江）人。元代哲学家，因居仁山之下，故学者称为仁山先生。

③ 许白云，即许谦（1269—1337），字益之，婺之金华（今属浙江）人。元代哲学家，曾受业于金履祥。尝以白云山人自号，世称为白云先生。其学术思想以朱熹为宗。

④ 原文如此，“不倦”之“不”似为衍文。

若同太虚，烦恼何处著脚？至于进德修业，固不可无刻苦恨悔意思，然勿令拘迫，拘迫则难久。圣贤学问，入手在敬，敬而不息，便有乐意。四曰敬。精神昏惰，邪僻贼吾之衷，由于不能以志帅气。要知忧勤惕厉，正是卫生之法，读《无逸》篇，可以悟矣。食后呆坐，日中昏卧，常餐过饱，清晨晏起，床上思虑，无事愁叹，争闲气，谈鄙事，无事出门，勉强夜读，看书杂，诵读多，皆养生之戒也。静坐调息，舒展肢体，吃饭细嚼，平明即起，涵泳乐意，不妄出入，此皆切实易行，人亦何惮而不为也。伊川^①语人曰：“吾受气甚薄，三十而寝盛，四十而后完，迄今年七十二矣，其筋骨较壮时无损也。”曰：“先生岂以受气之薄而厚为保生耶？”先生默然，曰：“吾以忘生徇欲而深耻。”

（以上辛卯）^②

惟淡中之交为可恃。至诚动物，亦以渐也。一见语合，不能必其终。

简交游不至妨功夺志。

图自强，须从极小事立一格，力求有恒，行一事纯熟后，再课一事。仍立课程，并日记功过，三年之后，德性可成。

家中之最不整洁者，莫如以此房之物杂之彼房，以成数之物分之数处。箱柜之中衣杂，书柜之上书杂，房屋之中椅桌杂，桌椅之上诸器杂，地坪之中农器杂、柴草杂，而家乃非家矣。欲除此弊，须立规条，令器各止其所，各聚其方，人各守其事，各用其物，庶耳目不淆，而手足省力。此亦于极小事求有恒工夫，看

① 伊川，即程颐（1033—1107），字正叔，学者称伊川先生。北宋哲学家、教育家。洛阳（今属河南）人。

② 辛卯：即一八九一年。

似琐细，而于勤敬静俭工夫均有大益。

小事不勤不敏，习惯能令心顽气劣。

提振精神，平释客气。

大事按时急了，小物应时反故，则事物无留滞。

早年发愤立志，欲作好人，而悠悠忽忽，殊可愧恨，亦由多立课程，太拘迫则难久。今故于十日之中专课二条，求其继续续如饥食渴饮，如此以终身焉，则日进于德而心亦无所放矣。

人多则躁心生，此便不得其正。须知兵革百万与疏水曲肱无异之胸襟。

我虑则一，彼纷不纷，人多时躁情妄念尤当冰释。

热闹中著冷眼。

临事让三分，而把住自己之七分，不把住则不能自立，且纵不义。偏于厚，亦君子之过也。至于人之言虽有百千，不闻可也；人之计虽有百千，不知可也。

妄念多感触见闻，因记忆已往之事；一而二，二而三，遂念迁徙，不知其所终，不知其所起。今日方静坐，忽起妄念，既而觉之，逆推其所自，乃知其起念之由，由于闻声，然已历过六七个念头矣。甚矣！人心之神速也。念念截断，时时纯一。

教让。此一事宜申重开导，立论最宜和婉动人。

能移子弟性情使笃厚，是第一等教法，教之本也；讲解经书，其用也；文艺末也。

大怒动气，多言伤气，妄想耗气。

妄念皆感触见闻，忽然而起，念又生念，忽然而迁，顷刻便历十数重。人心之活，直是把捉不住，无已则惟日课以其职，责之令日有功归我，庶乎不至闲思杂虑无已时也。

妄书生妄谈，妄谈生妄念，妄念生妄事。呜呼，仅一书耳，而辗转浸淫，尚且如是，况履邪地乎？始知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之功，一刻不可怠也。

交游切戒一数字，须留不尽之情。

天下之事有重于生者，义是也。天下之人有重于身者，君父是也。外此无大于守身者矣，无大于卫生者矣。失其身者非人也，戕其生者非人也。守身者谨于一介，卫生者养于一息。一介不谨，失身之渐也。一息不养，戕生之渐也。

宇宙戏场也，古今幻境也。城隍赛会，万象杂陈，震荡耳目，不数日而寂然。浮云过眼，转瞬皆虚，凡百可欲，大都如是。达观者处繁如简，寄淡如浓，其气浩然，其心澄然，盖将绝尘累而与造物者游，何容心于纷华靡丽之场哉！

必有圣贤之学识，而后可发为忧世悯俗之辞。少年为学，但宜默识圣贤之遗训，而一一躬践之。于世俗之言行接于耳目者，则一裁以天理之节文，使是非可否，了然于心，以为思齐自省之助，而不必形之论说，动辄诋议，以其近妄且招怨也。多闻阙疑，多见阙殆，庶几寡尤悔乎。

吾辈通病，在于不恒。然恒之云者，非必死守一书，弃绝百氏，读上句如无下句之云也，贵攒零合整，融化贯串。古人书文，为类百千，而各有其相通之处。故治诗不必专读诗，得诗之意，所见无非诗者；治史不必专读史，得史之意，所见无非史者。谓不可兼治数书者，一方之见也。恒之云者，判数年之功，治指定之数书，一句之中，不容有一书之阙；一月之中，必须有数十条通透之识；一年之中，或抄或作，必须有一二卷之成书。十年之中，必须小成；三十年之中，必须大成。如是以终身焉，则恒之

谓也。此数十年中应试、课读、家人、生产、应酬、疾病、政事、干戈之耽擱岁不能免，则其余之日力可不惜哉！

子^①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子夏^②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远虑近思，交尽而不容偏废者也。有一时之计，有百年之计，有万世之计。切问近思者，一时之计也；博学而远虑者，百年之计、万世之计也；而毕萃于一时。故士有上下古今之识，而不虚目前一刻之功。

日夜闻庸俗之言，亦能颓人志气。下学上达，直造到合天下为一身地位。与圣贤酬对，与天地流通，如高踞太华峰巅，万水千山，悉来献状。何暇争得失于一先生之目，姝姝然而自悦哉？（以上壬辰）^③

语曰：“天薄吾福，吾厚吾德以迓之。”言动思虑，不必有富贵相，却不可犯薄福相。

念念仁厚，言言信实，事事妥当，人人爱敬。

生平议论多而成功少，思虑多而行事少，虚悟多而实证少，创始多而善终少，皆不勇不毅之故也。宜脚踏实地，坚忍刻苦。

积诚积德，不怨不尤。

如天之虚，如地之定，如日之明，如夜之静。

自省气质，近于刚暴，故心中无宽和之气，面目无温和之象，言则激辩，事则迫切，待弟子则责数多于引诱，动思虑则悔

① 子，指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此处引文见《论语·卫灵公》。

② 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前507—？），春秋末晋国温（今河南温县西南）人，一说卫国人。此处引文见《论语·子张》。

③ 壬辰，即一八九二年。

恨多于愉怡，行行鄙夫志，强者死之徒，此薄福相也。变化气质，以矜平躁释为要。

第一要有浑厚、包涵、从容、广大之气象。

思量疾病苦，康健便是福。思量风雪苦，和暖便是福。思量阴雨苦，晴明便是福。思量应酬苦，闲居便是福。思量行路苦，安坐便是福。思量寒饿苦，饱暖便是福。思量营谋苦，无营便是福。思量从欲苦，循理便是福。思量兵戈苦，太平便是福。思量异乡苦，安土便是福。思量牢狱苦，无罪便是福。思量死来苦，活着便是福。思量痼癖苦，无癖便是福。思量孤独苦，有家便是福。思量自苦苦，知福便是福。（以上癸巳）^①

早犯忿怒之戒。盖忿怒必有其根。根藏于内，终必一发，藏之久则发愈厉，是故藏怒者圣人之所忌也。记《袁氏世范》^②中有一条言忍者，其理甚精。

处世接物最难。惩伉直之弊，反疑于柔媚模棱；矫放肆浅率之弊，又类于阴沉拘曲；此必有其中道焉。此要学者所当用心之一端也。

天下之事，皆在可了不可了之间；天下之理，皆在可解不可解之间。知道者知其然，故可了者了之，不可了者以不了了之；可解者解之，不可解者以不解解之。盖不可了者生复之机，不可解者隐微之理，非至静不能守其恒，非知易不能达其变。求一了百了者妄也、一解百解者凿也。

予不乐之故，凡有数端：生平过失丛集，时时上心；日用言动

^① 癸巳：即一八九三年。

^② 《袁氏世范》为宋袁采所作之家训。